

六秩文心 笔耕不辍

——《徐航小说选集》序言

汪锡文

品，为人注目。

改革开放，国家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文学也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徐航的小说创作掀起了热潮。他由农村走出来，深知农民所思所想所盼。《二叔》《三叔》《四叔》《五叔》《六叔》《七叔》《八叔》《九叔》《十叔》《十一叔》《十二叔》《十三叔》《十四叔》《十五叔》《十六叔》《十七叔》《十八叔》《十九叔》《二十叔》《二十一叔》《二十二叔》《二十三叔》《二十四叔》《二十五叔》《二十六叔》《二十七叔》《二十八叔》《二十九叔》《三十叔》《三十一叔》《三十二叔》《三十三叔》《三十四叔》《三十五叔》《三十六叔》《三十七叔》《三十八叔》《三十九叔》《四十叔》《四十一叔》《四十二叔》《四十三叔》《四十四叔》《四十五叔》《四十六叔》《四十七叔》《四十八叔》《四十九叔》《五十叔》《五十一叔》《五十二叔》《五十三叔》《五十四叔》《五十五叔》《五十六叔》《五十七叔》《五十八叔》《五十九叔》《六十叔》《六十一叔》《六十二叔》《六十三叔》《六十四叔》《六十五叔》《六十六叔》《六十七叔》《六十八叔》《六十九叔》《七十叔》《七十一叔》《七十二叔》《七十三叔》《七十四叔》《七十五叔》《七十六叔》《七十七叔》《七十八叔》《七十九叔》《八十叔》《八十一叔》《八十二叔》《八十三叔》《八十四叔》《八十五叔》《八十六叔》《八十七叔》《八十八叔》《八十九叔》《九十叔》《九十一叔》《九十二叔》《九十三叔》《九十四叔》《九十五叔》《九十六叔》《九十七叔》《九十八叔》《九十九叔》《一百叔》。

红色是位于大别山区六安底色，传承红色基因是老区人民世代的责任，书写红色作品更是老区作家理应承担的担当。为此，徐航写了多部作品。收在这部小说选集的《错认夫君》《大青骡子》等篇，热情地歌颂了六安老区人民为革命所做的牺牲和奉献。徐航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之一、六安人、皖西建筑者蒋光慈更有情有独钟。用几十年时间学习、研究、宣传蒋光慈。徐航执笔，与友人合作撰写出版了《蒋光慈评传》《明月为君信》(两书共50多万字)；去年纪念建党百年，徐航为纪念蒋光慈，写了7万多字的文章，并写了长篇小说《嫁妻》，试图从婚恋角度写蒋光慈在皖西建筑，写蒋光慈对女性尊重不凡。

徐航在小说写作技巧上比较成熟，叙事简洁，塑造人物形象鲜明，特别在语言运用上下了苦功夫，尤其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上非常有特色。所谓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就是小说人物的语言，非常切合其身份和个性。如短篇《三番来客》中写主人公大道大叔的心中所想：

大道大叔坐在桌旁，感到身上有些冷，心里想道：“一家富，百家忙”。在家里存了点钱粮，别人就摸眼咋舌哩。既然上级要改章程，那家规规划只能订一年，抓紧翻盖房屋。家里的三间草房，早成了“望天楼”。老伴常同自己吵，张嘴就是“宁嫁不公恶婆，不嫁漏屋破锅”。哎，咬咬牙，盖上四间瓦房。房屋就像秀才的字，戏子的衣，是庄户人的面子。

又如长篇《嫁妻》，写王书珍小时候的聪明、伶俐：

书珍小的时候，亲娘还在。她一天到晚唱呀、跳呀、乐呵呵的。有一天，隔壁的姑娘找她的盆子：“哟，人常说‘嘴一张，手一双，不怕公婆赛阎王’。俺看咱们家的五姑娘呀，手儿不行，嘴倒是可以。十只蚂蚁蒸一碟儿，人就说‘嘴壳子’了。”

书珍被娘这一说，在家躲了三天。三天之后，她竟拿出一双纳好的鞋垫，请娘过目，指教。娘一看，针脚比芝麻粒还细，还匀称，不相信是她纳的。书珍在鼻孔里轻哼一声，不慌不忙地飞针走线，表演给娘看。娘这才信服了，自此，书珍又开始绣花。她用地那五色丝线得心应手，搭配大胆，绣出的花儿、鸟儿、瓜果，又大方，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啧啧称赞的。过了一程，隔壁的姑娘又夸她来了：“那小书珍哪，可是俺的亲侄女呀！那丫头绣的花儿、瓜果、绣的鸟儿、瓜果，俺说的可都是真话呀！她自小就许配老蒋家的小儿子，长大了，可是一房好媳妇呀！”

徐航小说的语言，行文工整，琅琅上口，对事件、人物的描写，往往形成一种气势。如短篇《赶戏》中，对业余剧团“二月兰”的介绍：

“二月兰”以唱庐剧为主。演员共有二十人，全是乡村文艺活动的骨

干，有几个还是以“过船背之年”的石英先生，系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被誉为“文学长青树”。这位战争年代在家乡胶东参军入伍的老革命，题签寄来新著——《我与今古文家笔墨神交》，拆开包装，封面极简而高张力的设计，典雅而庄重，颇具文化质感，视觉冲击非凡，立马引导我聚焦文字本身。历史的纵深尽显时光之重。全书共51篇，分上下两卷。上卷21篇，聚焦现当代文艺家的艺术实践，在当下的感悟和启示。下卷30篇，回望古代名家的主要作品和生平功业，感悟与之灵魂的同频共振。书中篇章，从成文时间看，最早的是《柳泉随感》，写于1982年；最晚的是《程砚秋与青龙桥》，写于2025年，前后长达43年。文字与作者“神交”的艺术家，远溯至西汉的司马迁，文学把跨度达2000年的时光，凝练于翻动的纸页之间，仿佛过往都凝聚于此。阅读间，恍若凝视一座座中华文坛巨匠；听者，如痴如醉，句句入心。唱到欢乐处，百鸟齐舞，演到你伤心时，山水动容。又如短篇《鼠猫》中，写余科长送一只死猫到县委书记门前，就他是否按门铃的心理，徐航写道：

余科长来到书记门前，一步一步登上七级台阶，不停地喘气。当他把手伸向门铃的刹那，又犹豫起来：按不按？——波涌在心里翻腾。在人生道路上，他历经曲折和坎坷，积累一些痛苦的经验：“人生好比打靶，碰一枪化一根”，这是从硬的角度看；“人生在世，无非是戏”，这是从软的方面看；“人情似纸，你来我去”，这是从矛盾体的两方面看；而“人跟势走”，似乎是古今中外处处可见。可感、可觉的普遍规律。不错，祖先的确有“不饮盗泉之水，不食嗟来之食”的告诫。“人到无求品自高”哩……想着这些，余科长自我恼恨起来，觉得刚才的犹豫和怯弱非常可笑，“潜其心而观天下之理，定其心而想天下之变”！——他伸出了手，坚决而果断地按了门铃。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门铃》《鼠猫》《风骚》《风波》《剪刀传》诸篇小说，不仅故事编织得好，人物形象鲜明，而且语言极富特色。短篇《风骚》的风波，叙事从容，描写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语言不仅充满个性化，而且洋溢着幽默的色彩，是一篇值得细读、玩味的小说。

徐航淡泊名利，也使人印象深刻。我国著名报告文学家温跃渊同徐航结识近60年，非常了解徐航，他在其著作《文坛纪事》一书中，收有一文《永远温情的徐航》，其文写道：“徐航同人合作写文章，无论是短篇，还是中长篇，只要署有徐航名字，一定是他执笔写的，而且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稿费往往也不曾多拿。这一类文章和著作，就有将近百万之多。”

徐航竭尽全力培养文学新人，为他们改稿，为他们写评介文章，为他们步入文学天地播鼓助威。他所出版的30多万言的《徐航文学评论选》就是明证。徐航曾担任三届安徽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一届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六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六安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曾获得安徽省作家协会老作家文学贡献奖。

2022年7月，徐航融合而自然“挤”出来的。语言质朴利落，意象丰盈，其一个“挤”，一字见髓，把大师们的艺术风格，如梅兰芳“唱腔如珠走玉盘”、程砚秋“水袖舞出离愁别绪”和侯宝林的“市井智慧”、高元钧的“金戈铁马气”，还原于读者的脑海和心灵回荡。作者观察之细，感触之深，记忆之深，尤为令人称道，在《忆当年偶遇柳青及相关情事》一文，谈及60年前与柳青的偶遇，其记忆如初，“他身穿当年大多数人习惯穿的灰蓝裤褂，他在表面上还有几分陕北的‘土’，而在内里却有一种比一般知识分子还知识分子的气息。这一点，不知怎么，只要我一起想起柳青，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总是挥之不去。”这样的文字简洁有力，又不失细腻生动，是作者对柳青扎根乡土情怀的深深致敬！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其魅力和力量。

著名学者谢有顺先生说：“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作者与文中的人物，不也如此吗？这就是本书的特质。

徐航文学创作，起步于在校读书时，历经改革开放、新时代。收入《徐航小说选集》的《山村姐妹》创作于1965年7月，《大青骡子》创作于2021年10月。近年新作20万字。

徐航自幼爱好文学，爱看文学书籍，爱好写作。初中读书时，常常把作文写成小说，一篇作文就写满一个作业本。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六安高中(今六安一中)，常在校刊上发表作品，先后主编《共鸣》《东风》两种墙报，得到师生好评。

1960年徐航考入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前后，已经写了很多散文和诗歌，但他从未想到要发表。1962年秋，《合肥晚报》文艺编辑王则武，通过合肥院中文系一位教师，了解到徐航的写作情况，并主动约稿。徐航立即写了微小说《闹房》寄给他，王则武立即发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徐航与同学陈长凤联名在《文艺作品》连续发了10个短篇小说，在合肥文艺圈引起关注。80年代，徐航在《安徽文学》《安徽日报》等报刊发表一系列作

品，为人注目。改革开放，国家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文学也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徐航的小说创作掀起了热潮。他由农村走出来，深知农民所思所想所盼。《二叔》《三叔》《四叔》《五叔》《六叔》《七叔》《八叔》《九叔》《十叔》《十一叔》《十二叔》《十三叔》《十四叔》《十五叔》《十六叔》《十七叔》《十八叔》《十九叔》《二十叔》《二十一叔》《二十二叔》《二十三叔》《二十四叔》《二十五叔》《二十六叔》《二十七叔》《二十八叔》《二十九叔》《三十叔》《三十一叔》《三十二叔》《三十三叔》《三十四叔》《三十五叔》《三十六叔》《三十七叔》《三十八叔》《三十九叔》《四十叔》《四十一叔》《四十二叔》《四十三叔》《四十四叔》《四十五叔》《四十六叔》《四十七叔》《四十八叔》《四十九叔》《五十叔》《五十一叔》《五十二叔》《五十三叔》《五十四叔》《五十五叔》《五十六叔》《五十七叔》《五十八叔》《五十九叔》《六十叔》《六十一叔》《六十二叔》《六十三叔》《六十四叔》《六十五叔》《六十六叔》《六十七叔》《六十八叔》《六十九叔》《七十叔》《七十一叔》《七十二叔》《七十三叔》《七十四叔》《七十五叔》《七十六叔》《七十七叔》《七十八叔》《七十九叔》《八十叔》《八十一叔》《八十二叔》《八十三叔》《八十四叔》《八十五叔》《八十六叔》《八十七叔》《八十八叔》《八十九叔》《九十叔》《九十一叔》《九十二叔》《九十三叔》《九十四叔》《九十五叔》《九十六叔》《九十七叔》《九十八叔》《九十九叔》《一百叔》。

红色是位于大别山区六安底色，传承红色基因是老区人民世代的责任，书写红色作品更是老区作家理应承担的担当。为此，徐航写了多部作品。收在这部小说选集的《错认夫君》《大青骡子》等篇，热情地歌颂了六安老区人民为革命所做的牺牲和奉献。徐航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之一、六安人、皖西建筑者蒋光慈更有情有独钟。用几十年时间学习、研究、宣传蒋光慈。徐航执笔，与友人合作撰写出版了《蒋光慈评传》《明月为君信》(两书共50多万字)；去年纪念建党百年，徐航为纪念蒋光慈，写了7万多字的文章，并写了长篇小说《嫁妻》，试图从婚恋角度写蒋光慈在皖西建筑，写蒋光慈对女性尊重不凡。

徐航在小说写作技巧上比较成熟，叙事简洁，塑造人物形象鲜明，特别在语言运用上下了苦功夫，尤其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上非常有特色。所谓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就是小说人物的语言，非常切合其身份和个性。如短篇《三番来客》中写主人公大道大叔的心中所想：

大道大叔坐在桌旁，感到身上有些冷，心里想道：“一家富，百家忙”。在家里存了点钱粮，别人就摸眼咋舌哩。既然上级要改章程，那家规规划只能订一年，抓紧翻盖房屋。家里的三间草房，早成了“望天楼”。老伴常同自己吵，张嘴就是“宁嫁不公恶婆，不嫁漏屋破锅”。哎，咬咬牙，盖上四间瓦房。房屋就像秀才的字，戏子的衣，是庄户人的面子。

又如长篇《嫁妻》，写王书珍小时候的聪明、伶俐：

书珍小的时候，亲娘还在。她一天到晚唱呀、跳呀、乐呵呵的。有一天，隔壁的姑娘找她的盆子：“哟，人常说‘嘴一张，手一双，不怕公婆赛阎王’。俺看咱们家的五姑娘呀，手儿不行，嘴倒是可以。十只蚂蚁蒸一碟儿，人就说‘嘴壳子’了。”

书珍被娘这一说，在家躲了三天。三天之后，她竟拿出一双纳好的鞋垫，请娘过目，指教。娘一看，针脚比芝麻粒还细，还匀称，不相信是她纳的。书珍在鼻孔里轻哼一声，不慌不忙地飞针走线，表演给娘看。娘这才信服了，自此，书珍又开始绣花。她用地那五色丝线得心应手，搭配大胆，绣出的花儿、鸟儿、瓜果，又大方，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啧啧称赞的。过了一程，隔壁的姑娘又夸她来了：“那小书珍哪，可是俺的亲侄女呀！那丫头绣的花儿、瓜果、绣的鸟儿、瓜果，俺说的可都是真话呀！她自小就许配老蒋家的小儿子，长大了，可是一房好媳妇呀！”

徐航小说的语言，行文工整，琅琅上口，对事件、人物的描写，往往形成一种气势。如短篇《赶戏》中，对业余剧团“二月兰”的介绍：

“二月兰”以唱庐剧为主。演员共有二十人，全是乡村文艺活动的骨

干，有几个还是以“过船背之年”的石英先生，系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被誉为“文学长青树”。这位战争年代在家乡胶东参军入伍的老革命，题签寄来新著——《我与今古文家笔墨神交》，拆开包装，封面极简而高张力的设计，典雅而庄重，颇具文化质感，视觉冲击非凡，立马引导我聚焦文字本身。历史的纵深尽显时光之重。全书共51篇，分上下两卷。上卷21篇，聚焦现当代文艺家的艺术实践，在当下的感悟和启示。下卷30篇，回望古代名家的主要作品和生平功业，感悟与之灵魂的同频共振。书中篇章，从成文时间看，最早的是《柳泉随感》，写于1982年；最晚的是《程砚秋与青龙桥》，写于2025年，前后长达43年。文字与作者“神交”的艺术家，远溯至西汉的司马迁，文学把跨度达2000年的时光，凝练于翻动的纸页之间，仿佛过往都凝聚于此。阅读间，恍若凝视一座座中华文坛巨匠；听者，如痴如醉，句句入心。唱到欢乐处，百鸟齐舞，演到你伤心时，山水动容。又如短篇《鼠猫》中，写余科长送一只死猫到县委书记门前，就他是否按门铃的心理，徐航写道：

余科长来到书记门前，一步一步登上七级台阶，不停地喘气。当他把手伸向门铃的刹那，又犹豫起来：按不按？——波涌在心里翻腾。在人生道路上，他历经曲折和坎坷，积累一些痛苦的经验：“人生好比打靶，碰一枪化一根”，这是从硬的角度看；“人生在世，无非是戏”，这是从软的方面看；“人情似纸，你来我去”，这是从矛盾体的两方面看；而“人跟势走”，似乎是古今中外处处可见。可感、可觉的普遍规律。不错，祖先的确有“不饮盗泉之水，不食嗟来之食”的告诫。“人到无求品自高”哩……想着这些，余科长自我恼恨起来，觉得刚才的犹豫和怯弱非常可笑，“潜其心而观天下之理，定其心而想天下之变”！——他伸出了手，坚决而果断地按了门铃。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门铃》《鼠猫》《风骚》《风波》《剪刀传》诸篇小说，不仅故事编织得好，人物形象鲜明，而且语言极富特色。短篇《风骚》的风波，叙事从容，描写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语言不仅充满个性化，而且洋溢着幽默的色彩，是一篇值得细读、玩味的小说。

徐航淡泊名利，也使人印象深刻。我国著名报告文学家温跃渊同徐航结识近60年，非常了解徐航，他在其著作《文坛纪事》一书中，收有一文《永远温情的徐航》，其文写道：“徐航同人合作写文章，无论是短篇，还是中长篇，只要署有徐航名字，一定是他执笔写的，而且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稿费往往也不曾多拿。这一类文章和著作，就有将近百万之多。”

徐航竭尽全力培养文学新人，为他们改稿，为他们写评介文章，为他们步入文学天地播鼓助威。他所出版的30多万言的《徐航文学评论选》就是明证。徐航曾担任三届安徽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一届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六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六安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曾获得安徽省作家协会老作家文学贡献奖。

2022年7月，徐航融合而自然“挤”出来的。语言质朴利落，意象丰盈，其一个“挤”，一字见髓，把大师们的艺术风格，如梅兰芳“唱腔如珠走玉盘”、程砚秋“水袖舞出离愁别绪”和侯宝林的“市井智慧”、高元钧的“金戈铁马气”，还原于读者的脑海和心灵回荡。作者观察之细，感触之深，记忆之深，尤为令人称道，在《忆当年偶遇柳青及相关情事》一文，谈及60年前与柳青的偶遇，其记忆如初，“他身穿当年大多数人习惯穿的灰蓝裤褂，他在表面上还有几分陕北的‘土’，而在内里却有一种比一般知识分子还知识分子的气息。这一点，不知怎么，只要我一起想起柳青，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总是挥之不去。”这样的文字简洁有力，又不失细腻生动，是作者对柳青扎根乡土情怀的深深致敬！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其魅力和力量。

著名学者谢有顺先生说：“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作者与文中的人物，不也如此吗？这就是本书的特质。

徐航文学创作，起步于在校读书时，历经改革开放、新时代。收入《徐航小说选集》的《山村姐妹》创作于1965年7月，《大青骡子》创作于2021年10月。近年新作20万字。

徐航自幼爱好文学，爱看文学书籍，爱好写作。初中读书时，常常把作文写成小说，一篇作文就写满一个作业本。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六安高中(今六安一中)，常在校刊上发表作品，先后主编《共鸣》《东风》两种墙报，得到师生好评。

1960年徐航考入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前后，已经写了很多散文和诗歌，但他从未想到要发表。1962年秋，《合肥晚报》文艺编辑王则武，通过合肥院中文系一位教师，了解到徐航的写作情况，并主动约稿。徐航立即写了微小说《闹房》寄给他，王则武立即发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徐航与同学陈长凤联名在《文艺作品》连续发了10个短篇小说，在合肥文艺圈引起关注。80年代，徐航在《安徽文学》《安徽日报》等报刊发表一系列作

品，为人注目。改革开放，国家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文学也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徐航的小说创作掀起了热潮。他由农村走出来，深知农民所思所想所盼。《二叔》《三叔》《四叔》《五叔》《六叔》《七叔》《八叔》《九叔》《十叔》《十一叔》《十二叔》《十三叔》《十四叔》《十五叔》《十六叔》《十七叔》《十八叔》《十九叔》《二十叔》《二十一叔》《二十二叔》《二十三叔》《二十四叔》《二十五叔》《二十六叔》《二十七叔》《二十八叔》《二十九叔》《三十叔》《三十一叔》《三十二叔》《三十三叔》《三十四叔》《三十五叔》《三十六叔》《三十七叔》《三十八叔》《三十九叔》《四十叔》《四十一叔》《四十二叔》《四十三叔》《四十四叔》《四十五叔》《四十六叔》《四十七叔》《四十八叔》《四十九叔》《五十叔》《五十一叔》《五十二叔》《五十三叔》《五十四叔》《五十五叔》《五十六叔》《五十七叔》《五十八叔》《五十九叔》《六十叔》《六十一叔》《六十二叔》《六十三叔》《六十四叔》《六十五叔》《六十六叔》《六十七叔》《六十八叔》《六十九叔》《七十叔》《七十一叔》《七十二叔》《七十三叔》《七十四叔》《七十五叔》《七十六叔》《七十七叔》《七十八叔》《七十九叔》《八十叔》《八十一叔》《八十二叔》《八十三叔》《八十四叔》《八十五叔》《八十六叔》《八十七叔》《八十八叔》《八十九叔》《九十叔》《九十一叔》《九十二叔》《九十三叔》《九十四叔》《九十五叔》《九十六叔》《九十七叔》《九十八叔》《九十九叔》《一百叔》。

红色是位于大别山区六安底色，传承红色基因是老区人民世代的责任，书写红色作品更是老区作家理应承担的担当。为此，徐航写了多部作品。收在这部小说选集的《错认夫君》《大青骡子》等篇，热情地歌颂了六安老区人民为革命所做的牺牲和奉献。徐航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之一、六安人、皖西建筑者蒋光慈更有情有独钟。用几十年时间学习、研究、宣传蒋光慈。徐航执笔，与友人合作撰写出版了《蒋光慈评传》《明月为君信》(两书共50多万字)；去年纪念建党百年，徐航为纪念蒋光慈，写了7万多字的文章，并写了长篇小说《嫁妻》，试图从婚恋角度写蒋光慈在皖西建筑，写蒋光慈对女性尊重不凡。

徐航在小说写作技巧上比较成熟，叙事简洁，塑造人物形象鲜明，特别在语言运用上下了苦功夫，尤其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上非常有特色。所谓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就是小说人物的语言，非常切合其身份和个性。如短篇《三番来客》中写主人公大道大叔的心中所想：

大道大叔坐在桌旁，感到身上有些冷，心里想道：“一家富，百家忙”。在家里存了点钱粮，别人就摸眼咋舌哩。既然上级要改章程，那家规规划只能订一年，抓紧翻盖房屋。家里的三间草房，早成了“望天楼”。老伴常同自己吵，张嘴就是“宁嫁不公恶婆，不嫁漏屋破锅”。哎，咬咬牙，盖上四间瓦房。房屋就像秀才的字，戏子的衣，是庄户人的面子。

又如长篇《嫁妻》，写王书珍小时候的聪明、伶俐：

书珍小的时候，亲娘还在。她一天到晚唱呀、跳呀、乐呵呵的。有一天，隔壁的姑娘找她的盆子：“哟，人常说‘嘴一张，手一双，不怕公婆赛阎王’。俺看咱们家的五姑娘呀，手儿不行，嘴倒是可以。十只蚂蚁蒸一碟儿，人就说‘嘴壳子’了。”

书珍被娘这一说，在家躲了三天。三天之后，她竟拿出一双纳好的鞋垫，请娘过目，指教。娘一看，针脚比芝麻粒还细，还匀称，不相信是她纳的。书珍在鼻孔里轻哼一声，不慌不忙地飞针走线，表演给娘看。娘这才信服了，自此，书珍又开始绣花。她用地那五色丝线得心应手，搭配大胆，绣出的花儿、鸟儿、瓜果，又大方，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啧啧称赞的。过了一程，隔壁的姑娘又夸她来了：“那小书珍哪，可是俺的亲侄女呀！那丫头绣的花儿、瓜果、绣的鸟儿、瓜果，俺说的可都是真话呀！她自小就许配老蒋家的小儿子，长大了，可是一房好媳妇呀！”

徐航小说的语言，行文工整，琅琅上口，对事件、人物的描写，往往形成一种气势。如短篇《赶戏》中，对业余剧团“二月兰”的介绍：

“二月兰”以唱庐剧为主。演员共有二十人，全是乡村文艺活动的骨

干，有几个还是以“过船背之年”的石英先生，系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被誉为“文学长青树”。这位战争年代在家乡胶东参军入伍的老革命，题签寄来新著——《我与今古文家笔墨神交》，拆开包装，封面极简而高张力的设计，典雅而庄重，颇具文化质感，视觉冲击非凡，立马引导我聚焦文字本身。历史的纵深尽显时光之重。全书共51篇，分上下两卷。上卷21篇，聚焦现当代文艺家的艺术实践，在当下的感悟和启示。下卷30篇，回望古代名家的主要作品和生平功业，感悟与之灵魂的同频共振。书中篇章，从成文时间看，最早的是《柳泉随感》，写于1982年；最晚的是《程砚秋与青龙桥》，写于2025年，前后长达43年。文字与作者“神交”的艺术家，远溯至西汉的司马迁，文学把跨度达2000年的时光，凝练于翻动的纸页之间，仿佛过往都凝聚于此。阅读间，恍若凝视一座座中华文坛巨匠；听者，如痴如醉，句句入心。唱到欢乐处，百鸟齐舞，演到你伤心时，山水动容。又如短篇《鼠猫》中，写余科长送一只死猫到县委书记门前，就他是否按门铃的心理，徐航写道：

余科长来到书记门前，一步一步登上七级台阶，不停地喘气。当他把手伸向门铃的刹那，又犹豫起来：按不按？——波涌在心里翻腾。在人生道路上，他历经曲折和坎坷，积累一些痛苦的经验：“人生好比打靶，碰一枪化一根”，这是从硬的角度看；“人生在世，无非是戏”，这是从软的方面看；“人情似纸，你来我去”，这是从矛盾体的两方面看；而“人跟势走”，似乎是古今中外处处可见。可感、可觉的普遍规律。不错，祖先的确有“不饮盗泉之水，不食嗟来之食”的告诫。“人到无求品自高”哩……想着这些，余科长自我恼恨起来，觉得刚才的犹豫和怯弱非常可笑，“潜其心而观天下之理，定其心而想天下之变”！——他伸出了手，坚决而果断地按了门铃。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门铃》《鼠猫》《风骚》《风波》《剪刀传》诸篇小说，不仅故事编织得好，人物形象鲜明，而且语言极富特色。短篇《风骚》的风波，叙事从容，描写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语言不仅充满个性化，而且洋溢着幽默的色彩，是一篇值得细读、玩味的小说。

徐航淡泊名利，也使人印象深刻。我国著名报告文学家温跃渊同徐航结识近60年，非常了解徐航，他在其著作《文坛纪事》一书中，收有一文《永远温情的徐航》，其文写道：“徐航同人合作写文章，无论是短篇，还是中长篇，只要署有徐航名字，一定是他执笔写的，而且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稿费往往也不曾多拿。这一类文章和著作，就有将近百万之多。”

徐航竭尽全力培养文学新人，为他们改稿，为他们写评介文章，为他们步入文学天地播鼓助威。他所出版的30多万言的《徐航文学评论选》就是明证。徐航曾担任三届安徽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一届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六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六安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曾获得安徽省作家协会老作家文学贡献奖。

2022年7月，徐航融合而自然“挤”出来的。语言质朴利落，意象丰盈，其一个“挤”，一字见髓，把大师们的艺术风格，如梅兰芳“唱腔如珠走玉盘”、程砚秋“水袖舞出离愁别绪”和侯宝林的“市井智慧”、高元钧的“金戈铁马气”，还原于读者的脑海和心灵回荡。作者观察之细，感触之深，记忆之深，尤为令人称道，在《忆当年偶遇柳青及相关情事》一文，谈及60年前与柳青的偶遇，其记忆如初，“他身穿当年大多数人习惯穿的灰蓝裤褂，他在表面上还有几分陕北的‘土’，而在内里却有一种比一般知识分子还知识分子的气息。这一点，不知怎么，只要我一起想起柳青，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总是挥之不去。”这样的文字简洁有力，又不失细腻生动，是作者对柳青扎根乡土情怀的深深致敬！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其魅力和力量。

著名学者谢有顺先生说：“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作者与文中的人物，不也如此吗？这就是本书的特质。

穿越古今时空的灵魂交融

读《我与今古文家笔墨神交》

谢明



《我与今古文家笔墨神交》 石英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悦读 投稿邮箱:476440373@qq.com



《我爱你》：读懂爱，需要一生的时间

吕树国

训李慧如(这个情节为后来常为戒挥动“麒麟鞭”大闹谢定山夫妇晚宴埋下伏笔)，二人因此产生矛盾。之后，常为戒外孙要拜师学艺，他送外孙去老艺人家里，发现李慧如竟然是老艺人的“保姆”(实际是房客)，二人再次相遇，因前事尴尬，矛盾升级，互相伤害。几个回合后，双方发现对方是好人，都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矛盾渐化，渐生爱意。一组镜头温暖而感人：两位老人一边玩一边捡垃圾，又脏又累的捡垃圾过程成了温馨浪漫的爱情之旅。再后来，老艺人住进了疗养院，不需要李慧如照顾了，她便要回乡下，临走时留下一封信(分手信)，感谢常为戒一直的照顾。常为戒读着信，老泪纵横。爱需要勇气，他痛定思痛，决心抛下生活的羁绊，开上小货车赶到了乡下。四目相对，常为戒喊出：“我爱你！”两位老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是影片的主线，沿着这条主线，影片还呈现了另一对老人谢定山和赵欢欣的爱情。如果说常为戒李慧如的爱情是热烈的，那么谢定山赵欢欣的爱情便是令人心酸的。谢定山夫妇育有三个儿女，可儿女们对他俩漠不关心。晚年的赵欢欣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又患上了肠癌，谢定山怕儿女们担忧，向他们隐瞒了妻子肠癌病情。扎心的是，谢定山自作多情了，儿女们根本不关心不在意。他住在城市的一角，一边收垃圾，一边照顾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妻子，收入微薄，还要时不时接济小女儿。片中谢定山的一句台词叫人潸然泪下：“听说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的人不会得其它恶病，可没想到两个病都找上了她……”最后，谢定山因不忍妻子再承受晚期癌症的痛苦之苦，以服用安眠药并打开煤气的方式，双双平静而尊严地离开了人世。死前，谢定山给常为戒留言，让他隐瞒自己和妻子离世真相，因为不想让儿女们难堪。

谢定山收垃圾，李慧如捡垃圾，她和谢定山夫妇一直是好朋友，时常也来照顾赵欢欣。常为戒和李慧如相识后，也加入其中，四个老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一起聊聊天，一起喝酒，缓解人生压抑。爱情，友谊，多么美好的词儿，可是放在这两对命运多舛的老人身上，又是那么叫人心碎——同样叫人心碎的还有影片中老艺人与老校长因特殊年代的问题，互为倾慕却不能走到一起的悲剧。痴呆的老校长错把木头模特当成老艺人，整天推着她……

影片后半段常为戒挥动“麒麟鞭”大闹谢定山夫妇晚宴的情节，有人觉得不符合现实逻辑，认为现实中，为了死人和活人的尊严(或面子)，没人会这么做。而我却恰恰认为这一情节的设置是影片独具匠心的高潮之处，常为戒是在替朋友替观众教训这帮不肖子女，于情合理，于义相称，是人物和观众情感积蓄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发泄！倒是大闹晚宴之后，在派出所，谢定山子女们向常为戒下跪谢罪的情节，我觉得是败笔。常为戒让他们当面扫了地，他们能真心悔过？即便悔过，能这么快？以前十数年都心硬如铁，无视爹娘含辛茹苦，就这几鞭子就打醒了？这或许也是影片创作团队向价值妥协的画蛇添足之举吧。

说说演员。倪大红本色出演，叶童出镜不多，不好说。叫人惊叹的是惠英红和梁家辉。惠英红在我观影记忆中，常以鬼婆角色出现，



这似乎成了她的标签。她阴鸷的眼神，阴冷的笑容，活灵活现想象中的鬼婆形象。而在本片中，李慧如的倔强、良善、无奈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梁家辉一直饰演黑道教父、政客、成功商人等，但本片中，他饰演的谢定山，沧桑、质朴、沉重、艰辛，亲切得就像邻家老头。不得不佩服几位老艺术家对剧本、对角色的准确把握。

影片的信息量挺大，值得探讨的还有很多，比如人口老龄化，及与之相关的养老问题、医保问题；比如教育，比如拯救优秀传统文化等等。

看《我爱你》，几度唏嘘哽咽。什么是爱情？在常为戒，爱情是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做，哪怕是捡垃圾；谢定山人生艰难，晚景凄凉，在这里，爱情是老伴、老友和老酒。



《末日危途》——火焰与希望的寓言

流冰

一直以来就有观看灾难片的喜好，《泰坦尼克号》《天地大冲撞》《龙卷风》《完美风暴》《后天》等等。惊悚地看着身边那些“美好”被硬生生撕裂开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人类与生命的脆弱和渺小。我之所以青睐这些影片，不仅仅是为了寻觅高科技带来的视觉刺激，更重要的是为了从这些刺激中获得自己尚未拥有甚至是不可能拥有的人生经历，以期最终形成一套对于世界、社会、人性、亲情、爱情等完整、立体的认知。

《末日危途》是一部能够促成我思考的影片，它改编自美国小说家考麦克·麦卡锡的作品，又名《路》。说是灾难片，似乎并不是十分确切，关于灾难的原因，电影中设有说明，可能是天灾，也可能是核战等人祸。电影一开始即父子俩行走在荒芜的公路上，而目的地却是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温暖的海边。



《末日危途》电影海报

也，父亲呵护的不仅仅是儿子的生命，还有人性本善的希望。途中，他们几度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几次又幸运的绝处逢生。一路上，父亲不时警惕着避开“人”的足迹以求自保，幼年的儿子却渴望能遇上和他们一样的人。期间，他们遭遇了帮派的“捕猎”，这些人在灾难面前沦为行尸走肉，他们把抓捕来的幸存者关起来，然后再慢慢吃掉，枯萎的丛林中，他们邂逅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孩子的良善和纯然，使老人误以为自己遇见了天使；在海边，一名黑人男子掠夺走他们的衣物和食品，孩子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硬是坚持着给那位黑人留下一罐食物。片中，父子不断向父亲提出那些单纯幼稚的问题和要求，这些善良的言行虽然幼稚，却在不经意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在险恶的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也正因为这种“格格不入”才突显出周遭人性的堕落。

不断向南的求生之旅，将父子俩带到了期望中的海边，可是茫茫的大洋，依然看不到任何生的希望。父亲的咳嗽日益严重，加上腿部受伤，终于身体不支倒下，奄奄一息，他含着泪将仅剩一颗子弹的手枪交给儿子，他原本想借助那把枪带儿子一起离开这个绝望的世界，但真正到了离别之时，他却改变了主意。处于惊恐中的儿子，在父亲的遗言下，握紧手枪，独自上路。一个有“家”的男人收留了他，男孩被他的女人搂入怀中，他们告诉这位失去父亲的儿子，他们一直在跟随他，他们很担心他，他们的中心也有那团火焰，对人性依旧怀抱希望。就算天荒地老，都要坚信人性中的爱与善良，如同父亲的爱，孩子的善，只要它们还在，这个世界就不至于真正毁灭。

结果·莫特森扮演的父亲，心中多少还残存着美好时光的记忆，彩色的闪回片段，在整体阴暗绝望的视野中格外显眼，也反衬出绝望的永无穷尽。在该片中，结果仍然是个孤独的骑士，没有《指环王》中的盔甲和宝剑，如受难者的他，挣扎的唯一动力，就是为了保护儿子，仅存希望的人生之路，属于儿子。出生一睁眼，地球就已面目全非，12岁的小演员科林·莫特森可谓充满了本能的天然，与结果的对手戏丝毫不差，眼神中那份对末世的恐惧和对父亲的依赖交织，既能沉静，也有情感爆发力，可圈可点，很值得一看。

</